



也谈“间者并行，甚者独行”

编辑同志：读您刊1981年第3期“问题解答”关于如何理解《素问》“谨察间甚，以意调之，间者并行，甚者独行”的解释。关键之处，读之模糊，不揣浅陋，提出个人看法。

我认为，这句经文理解之关键是对“间”、“甚”二字作何解释。此文对“间”、“甚”是这样解释的：“间，是指病情较轻，病势较缓；甚，是指病情较重，病势较急。”——这样解释，尤其是对于“间”字讲，似未涉及经文本意。参之前人解说：王冰注：间，谓多也；甚，谓少也。高士宗云：间，相兼也；甚，独盛也。如此看来：间者，兼也，这是最起码的涵义，所以治疗上就需“并行”兼治；甚者，独盛也，治疗上也就“独行”单治。至于经文中“间”、“甚”是否前者病轻，后者病重（王冰也有这种说法），还应通过临床实践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

试举一例：如太阳伤寒表实，表证独盛，未兼（间）里证，治宜独行，独发其表，麻黄汤主之。又大青龙汤证，外寒内热，表里相兼（间），大青龙汤双解表里（并行）。比较上述两证之治疗及病情，前一例可谓“独甚”，后一例可谓“并间”。那么，我们能简单地，前例病情重而后例轻吗？

再说“缓”与“急”问题。无论从理论或实践而言，若说“间”病势较缓，“甚”病势较急也不妥当。临床上急症中固然有属“甚”之者；然而“并间”者也不少见，如邪正交争，气血逆乱，气营两燔，亡阴兼亡阳等，皆不可顾此失彼，治必“并行”兼治。临床上慢性病人中，“间”——阴阳两虚，及气血双亏者有之，故治当“并行”；“甚”——独有阳盛或阴盛，独有气虚或血虚者亦有之，治当“独行”（当然不应排斥从阴引阳、补气生血之治法）。可见孰轻孰重孰急孰缓，应在临床实践中具体分析为宜。

山西省交城县手工业系统职工诊疗所 石宝宝

“药王”典故漫谈

提起“药王”，人皆恭而敬之。但药王究指何人，典故出于何处，则众说纷纭。有人认为：药王是神农，因传说他尝百草，“首创医药，世称药王；后遂以药王为颂神医之称”（《辞海》1939年版）。又云：“药王”是

佛书“药王菩萨”的略称（如《法华经》：“药王汝当知”），或“药师如来”（《维摩经》：“此有佛号曰药王”）。也有说“药王”是章善俊者。《桐阴旧话》：“忠献公（指宋宰相韩琦）年六七岁，病甚。忽曰：有道士牵犬以药饲我，俄汗而愈。按《列仙传》：章善俊，唐武后朝（684～701），京兆（今陕西长安）人。长斋奉道法，尝携黑犬，名乌龙，世俗谓为药王”。类似上述传说或佛书等记载，姑且存而不论；笔者认为即便有关医学及其他文献之考证也颇多失真之处。现借《园地》一角，谈谈个人一得之愚，希望广大读者博雅指正。

有些医籍认为，药王即韦讯。《中国医学大辞典》曰：“药王，韦讯道之别名”。笔者认为：“韦讯道”乃“韦讯道人”之误，应姓韦名讯，道号慈藏。唐代京兆人，武后时（690）为侍御医，累迁至光禄卿。常带黑犬随行，施药济人。玄宗重之，擢官不受，世人敬之，仰为药王（《旧唐书》及《古今医统》等书有所记载）。但因古书原无标点，后人错误断句为“韦讯道，号慈藏”。如清·陆定圃《冷庐医话》，以及若干辞书、通俗读物等以讹传讹，沿用至今。又据任应秋氏《通俗中国医学史话》称：唐开元二十五年（公元737年），印度的名医韦讯道来中国长安行医，声望很好，皇帝亦曾请他进宫看病，并封他为“药王”，这可能是外国医生来中国较早的一个。任氏此说，恐别有所本。

亦有人将“卫汎”“卫汜”“卫泛”“卫沈”，与“韦讯”混为一谈。笔者认为：前面四个名字实为另一个古医家，即张仲景的弟子、《小儿颅囟经》作者。“汎”“泛”“汜”音义皆同，有的资料互用；而《册府元龟》《医学入门》《历代名医蒙求》《古今图书集成·医部医事名流列传》与《中国医学大辞典》等均作沈或沉，乃汎、汜、泛之错字，均与“韦讯”无关。

还有人说，药王是扁鹊。清·高士奇《扈从日录》曰：“鄆州城在（东）北有药王庄（亦称药王祖业庄），为扁鹊故里，药王庙专祀扁鹊（并有葬衣物坟）”。这种说法，包括扁鹊究竟是何许人也颇多争论。

更有人认为，药王是孙思邈。但查阅古今各家涉及孙思邈和他《千金方》的有关文章，只有称其“真人”，并未见谈到“药王”二字者。又明代所建“三皇殿”或“神医庙”，亦未称他为药王（见丹波元简《医剩》）。因此有人对“真人”是否“药王”发生怀疑。笔者认为，古代文献虽无这方面的记载，但有些文物古迹倒可以

依证孙思邈既被称为真人，又是人们心目中的药王。据史书的记载和今人的考证，孙思邈为隋唐间（约公元581~682年？）华原（故城在陕西省耀县）人。城东十五里的孙家塬，正是他的故里，至今保存许多古迹。人们为了纪念他，建有“祠堂”，解放后经政府修缮。祠堂中塑有他与父母三人的塑像，祠堂前有其祖坟。耀县城东三里有一座山原名“五台”，是他当时隐居之处，后改称“药王山”。此山上风景幽美，古迹较多。此山上建有药王庙，庙里有“拜真台”，传说唐朝皇帝因其对医疗贡献很大，官之不受而还山（《旧唐书·孙思邈传》亦记有：“周宣帝时，思邈以王室多故，乃隐居太白山”等记载），为此封他为“真人”。庙里有他隐居的“太玄洞”（真人洞），洞内有孙思邈的塑像。山洞旁亭子内树有八座石碑，名“千金宝要碑”，乃宋代（1124）刻立，上刻有部分《千金方》之药方。在药王山的南山，还有宋神宗（赵顼）元丰四年（1081）刻的一统石碑，详记了“真人”生平事迹。可见文献上记载的“真人”，也即人们心目中的“药王”。

辽宁省新金县卫生学校中医教研组 杨日昌

桃花散初考

桃花散为中医外科临床常用处方之一。关于它的出处，细查有关资料，证明它首载于《先醒斋医学广笔记》。但长期以来，一些医药书籍和高校教材都错误地载述了该方的出处。如五院代表会议修订修改的中医学院试用教材《中医外科学讲义》（1960年）、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教材《外科学》（1980年），以及最近由上海科技出版社重印出版的《中医外科临床手册》（1980年）等，均误认为该方出自《医宗金鉴》。

《先醒斋医学广笔记》为明代医家缪希雍所撰。初名《先醒斋笔记》，由丁元荐汇集了缪氏临证经验，编刊于1613年（万历41年）。后经缪氏本人增订修改而成《先醒斋医学广笔记》。1642年（崇祯15年），缪氏学生李枝加以整理补充，重刻于江苏常熟，后经多次刻印，流传较广。

桃花散的方名、组成、功用及用法，见于该书杂症部分，为治金疮出血验方。今将原文照录如下：“桃花散治跌损刀伤狗咬烂脚，用陈年风化石灰一官升，绵纹大黄一两，焙燥研末，并石灰炒桃花色，存性，真麻油调敷患处，当日敷之更妙”。从以上这段记载可以看出，它和《医宗金鉴》及近代各种书籍关于本方的记述大致相符。

为了进一步查证，翻阅了《医宗金鉴》，此书刊于1742年（乾隆7年），桃花散见于《医宗金鉴·外科心

法要诀》，为治肌衄的外用良方。该书说：“桃花散，白石灰半升，用水泼成末，与大黄片一两五钱同炒，以灰变红色为度；去大黄，将石灰筛细，用凉水调敷”。以上和《先醒斋医学广笔记》叙述的方名、组成一致。论述此方的功用以至炮制方法等也比较类似。

缪氏学验俱富，并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。书中记录的许多单方验方，大多为缪氏个人所创制，凡录验他人方，均于其后注明来源出处，而桃花散后未注出处，可见本方为其自创。再查阅手头一些资料，未发现有更早记载。因此，可以说它是目前中医文献中有关桃花散的最早记述。

江苏省常熟县中医院 黄永昌

“宣统九年”是否有误

编辑同志：您刊1981年第7期第6页“清宫医药”栏“宣统脉案选论”，曾有“宣统九年正月十三日”的记载。其实，1911年（宣统三年）辛亥革命后清廷被推翻，请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纪年？

湖南娄底市茅坪公社红旗便民医疗点 刘一德

作者简复

您刊第七期拙文“宣统脉案选论”中，有关宣统九年的纪年，现说明如下：1911年（宣统三年）辛亥革命后，袁世凯为了篡夺革命果实，攫取临时大总统职位，一面代表清廷与革命军议和；一面又借用革命声威恫吓清廷，胁迫清帝退位。经过他精心策划，于1911年12月20日双方达成优待清皇室的协议，1912年2月12日清廷接受优待条件，由隆裕皇太后下诏退位，彻底宣告了清王朝统治的终结。根据当时“关于清帝逊位优待之条件”第一款规定：“大清皇帝辞位之后，尊号仍存不废。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”，故溥仪逊位后，仍居紫禁城，宫中犹称为帝，继续沿用宣统纪年，直至1924年离开紫禁城，移出宫禁为止。清宫中宣统朝医案纪年，即是这一历史的反映，我们在整理研究时，为保存其原貌，一律未予改动。

陈可冀 周文泉 江幼李等

天灸治疗哮喘补充说明

拙稿《天灸“大椎穴”治疗支气管哮喘100例》在您刊1980年第10期发表后，接到许多读者来信，现将所询有关问题说明于后：（1）灸药毛茛，鲜草有效，以每夏初、中、末三“伏天”第一日上午近11时各贴药一次功效更大。（2）干草亦可贴敷，但不起泡，效力差。（3）毛茛性味，可参考《本草纲目·第十七卷·草之六毒草类》或《中药大辞典》881条。

刘品三